

春风文学丛书

# 耶稣的光环

科学探索小说

吴启泰 著



# 耶稣的光环

## 科学探索小说

吴启泰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1年·沈阳

# 耶稣的光环

科学探索小说

吴启泰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2 印张：8 1/2 插页：2  
字数：130,000 印数：1—27,5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626 定价：0.64 元

## 内 容 提 要

除我们居住的地球以外，在太空的其他星球上，有没有别的高级生灵？他们是否来过我们这里？现存大量可见的地面古迹，是不是他们留下的遗迹？基督教所信奉的耶稣是不是神？……所有这一切和今天引人注意的飞碟之谜有没有联系？作者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具体生动地描述。

这部中篇小说，写了一名中国留法研究生和一位旅美华侨年轻女学者，在阿拉伯的魔鬼山谷与埃及的无名绿洲的巧遇和他们神奇的经历。赞扬了他们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歌颂了他们在追求真理中所产生的纯洁爱情。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

本书在人物刻画和环境描写方面都比较新颖，读后会启迪人们许多遐想，使探索真理的精神翅膀，冲破世俗观念，在浩渺无际的宇宙中自由翱翔。

有限的生命永远沉浸在  
对无限世界的追求中。

人类的眼睛，从漫无稽  
考的远古时代起，就盯着我  
们头顶上那茫茫无际、遥不  
可测的天空。

## 目 录

引子	1
一	7
二	12
三	23
四	38
五	49
六	64
七	73
八	79
九	90
十	101
十一	116
十二	126
十三	137
十四	157
十五	168
十六	173
十七	183
十八	190

十九	203
二十	211
二十一	233
二十二	246
二十三	254
尾声	261

## 引 子

整整一个上午，欧阳建平站在博物馆里一张普通的羊皮纸地图前流连忘返。

这张微微发黄的、几百年前在托比卡宫发现的古代地图，在欧阳建平心中唤起一种神奇而不可思议的激动，使他忘掉了大博物馆里其它的展品：那些锃亮的、镶嵌着各种花纹的古代骑士的铠甲，年代久远的巴比伦人留下的青铜器，庄严典雅、无与伦比的希腊石雕……

他忘掉了周围的人群——那些和自己一样的观众，他们激动、好奇和情不自禁地赞叹着。欧阳建平长时间地停留在那里，就连妨碍了他们的参观也丝毫没有察觉。他忘掉了一切，忘掉了整个世界，甚至包括自己。

这座古老的罗马式廊柱建筑的博物馆所在的城市，濒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岸已经整整二千七百年了。它的名字和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历史上一些颇负盛名的古老帝国紧紧联在一起。和那些激动人心的战争、著名的宗教纠

纷紧紧联在一起。

每年，欧阳建平从巴黎地理研究所回国休假途中，总是在这里中转换车或特意逗留。这座屹立在欧洲边缘眺望亚洲大陆的城市，以它形形色色、包罗万象的风土人情和文明吸引着他。中世纪的尖顶瓦楼旁耸立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白色的伊斯兰建筑的圆顶，衬托着哥特式教堂又瘦又高的钟塔。蔚为壮观的索非亚大教堂，罗马式的圆形斗技场的废墟，躺在荒凉的沙丘中的谜宫遗址，更是人们访古寻幽的圣地。这一切一切，都和那些久远的往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庄严、肃穆的情绪。

今天，欧阳建平站在这张羊皮纸地图前，几乎被自己狂乱的思绪惊呆了。几百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的人类（也许根本不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在羊皮纸上勾画的这幅椭圆形的世界地图所留下的谜团，不仅和久远的过去联系着，而且和遥远的将来联系着。有关这幅古代地图的种种神秘的推测、猜想和介绍，他早就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中看到过。职业记者和撰稿人以夸张的笔调，加上他们过分浪漫的玄想，给这幅古老的地图蒙上了一层神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面纱。而学者们（主要是考古学家）却以冷漠的、甚至是嘲弄的口气提到这幅地图。当然，他们是

不屑为此和那些哗众取宠的文章作者进行任何辩论的。

在没有亲眼见到这幅地图之前，欧阳建平是倾向那些学者的，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专家们的意见。但是，当他亲眼看到这幅出自古人之手的地图之后，不禁有些茫然了。问题远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他感到这幅地图所包含的谜团远没有被人们重视，更谈不上认真地研究。也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经过很多人不懈的努力，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这幅地图的深远意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羊皮纸地图的秘密才能真正为过去的历史作证。

这幅地图曾经由十八世纪一位土耳其海军上将保存过。据海军上将本人说，这幅地图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柏林国家博物馆也有两份地图册是这位海军上将保存过的，和这幅羊皮纸地图一样，同属于一个时代的产物。

曾经有人对这些地图进行过研究，他们将这些地图对照现代地球仪，得出了惊人的结果。这些地图不仅非常精确，而且连某些地区的内部的地质构造都标志得十分清楚。就连今天我们仍然很少考察的南极洲，覆盖在厚达一千多公尺冰雪底下的山脉构造，也在地图上准确的标示了。要知道，有关南极洲的山脉地貌，人类直到二十世

纪的五十年代借助回声探测仪才有所了解。而这些地图是在几百年前绘制成功的。如果说，保存这些地图的主人，可能夸大了它们存在的时间，可是这张地图的主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已经整整二百年。更使人惊愕的是，这张羊皮纸地图和宇宙飞船从开罗上空所拍摄的照片一模一样。相机的镜头五千英里的半径内清晰、正确，随着我们视线离开照片的中心越远，四周的陆地和海洋逐渐变形。因为地球是个球体，离开视线中心的区域就好象下沉了。南美洲和东亚的大陆块被压得又扁又长，这个现象和美国登月飞船上所拍摄的地球照片完全相似。

天哪！简直不可思议。难道这些古代人可能从几千里的高空来测绘这个神奇的地球？

欧阳建平呆呆地站在那里，仔细地揣摩着羊皮纸地图。他是个地理学者，地图是他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伙伴，对那些布满点、线，各种色影和标记的图纸太熟悉了。这些平面的二维空间的记录，一经他联想的补充，立即变成了我们现实中的四维空间。图上那些棕黄色的细点，使他看到了风悲日寢、一望无际的沙漠；大块的蓝色使他想起汹涌的波涛，潮湿的海风；白色的雪线标志着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的群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眼前这张不平凡的椭圆地图，在欧阳建平

的眼中竟然成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在抖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无论如何，有两点似乎可以肯定。眼前这张羊皮纸地图不是我们先辈们绘制的；而且，地图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从空中拍摄的。”欧阳建平被自己的结论惊呆了。不是我们祖先，那又能是谁？他想起了许许多多有关中东古文明的传说，想起了至今还留在那一带的奇迹。难道这一切真的和那些天外来的“神”有关联？

欧阳建平按住心跳，感到十分疲倦，转过身找到一张靠椅坐下。他用手支着脑袋，极力不去胡思乱想。恰恰和他的愿望相反，闭上眼睛，思维在黑色的帷幕上更加紧张地运动起来。他叹了一口气，重新抬起头。发现紧靠羊皮纸地图的另一面墙上，一幅巨大的，用各种彩色贝壳镶嵌的耶稣圣像，以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的眼光盯着自己。仿佛在说：那些你不懂、不明白或是无法解释的，都可以在我这里找到答案。

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大厅里的人差不多走光了。远处，轻轻的脚步声更使人感到这里的寂静。欧阳建平盯着巨大的圣像，感到说不出的困惑。一个地理学家、科学工作者，一个无神论者竟然在一幅无法解释的地图前，被这个肩披长发、脸色苍白的人所嘲弄。画像的眼神盯着自

己，仿佛在问：难道你不明白，人间所有的无法解释的奇迹，都是我，你们的主、你们的上帝一手创造的！那张羊皮纸地图，当然也不例外……欧阳建平感到耶稣脑袋上那圈神奇的光环在抖动，不知为什么，觉得那也是一张椭圆形的羊皮纸地图。

欧阳建平走出博物馆，顺着高高的石阶走下街心广场，感到又饿又累。看了看腕上的电子表，这才发现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了。他不仅误了中餐，而且耽误了开往巴格达的东方快车。

第二天中午，欧阳建平来到了人群熙攘的车站。

本来，打算取道巴格达，直接前往沙特阿拉伯大沙漠进行考察。在车站候客厅里，他遇见几位结伴前往埃及、叙利亚一带旅游归来的法国妇女，并和她们愉快地交谈起来。正是这一番谈话，和那幅神奇的羊皮纸地图的谜团，使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行程。当时，他正坐在靠椅上翻着最近的地理杂志，几个风尘仆仆的法兰西妇女走过来。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老妇人向欧阳建平点了点头，和几个女伴在他身边长椅上坐下，兴奋地谈起她们旅途的情况。

“china？”老妇人用不纯熟的英语，高兴地向欧阳建平询问。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欧阳建平从她们互相谈话中，早就听出她们是法国人，所以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回答她。

老妇人和同行的女伴高兴极了，围住他问长

问短。最后当她们知道他正在法国地理研究所实习，更加激动起来。原来她们刚刚从开罗和大马士革旅行归来。这些习惯了喧闹与繁华的巴黎人，被那些古老而神奇的风景征服了。象所有的游客一样，七嘴八舌地劝说这个略微有些腼腆的东方人，一定要按照她们所走过的路线去看看，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值得一游的地方。

“您一定要去看看！”老妇人眉飞色舞地说：“上帝在那里留下了无数的奇迹……”

“您是个地理学家，怎么能够不上那里呢？”

“先生，简直不可思议！”

“您一定要去……”

“妙极了！那儿是上帝的光环照耀的地方！”

欧阳建平被她们异常的兴奋感染了。特别是其中一位年轻的姑娘告诉他，她们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无名高台。四千年前，也许更早一些时候，传说中的神便是从那儿离开这个世界的。欧阳建平当然不信神，不过这个法国姑娘的话却再一次挑起了他内心的激动，那是从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里开始的，两天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谜。

“也许，这些令人神往的古迹，当年苏木尔人居住过的地方，真的和这幅神奇的地图之间有

什么联系？”欧阳建平心里暗暗思忖着。他就这样临时换了车票，登上了前往叙利亚的快车。

欧阳建平出身在中国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著名的考古学家，母亲在植物研究所工作，他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由于父母亲的工作性质，自小就使欧阳建平有机会在天南海北的山山水水之间留下足迹。大自然以它的千姿百态，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奇伟而富丽的诗篇。他发誓，将来要成为一名旅行家——一个走遍世界的人。在他心目中，最崇拜的人物是一千多年前，从长安徒步前往印度取经的玄奘和尚。玄奘千里迢迢，历尽艰难，为了去西天取“真经”。自己呐？总不能背着行囊到处去跑呀，总该做一点事情，究竟做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决定献身给地理专业。当他高中刚毕业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串联那年，他刚满十九岁。学校停了课，老师们被批斗、游街，当然，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他这个无人问津的“臭老九”的狗崽子便背着一个挎包，揣上英语字典和几本《徐霞客游记》，效仿起这位明代大旅行家，离开了北京，跑遍了云南、四川、甘肃、新疆等地，甚至闯到了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

这次艰难的旅行差一点毁了他的身体，却挽

救了他几乎丧失的理想。使他真正懂得了人生最美好的便是追求，对于世界、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十年之中，他靠着这个坚定的信念，在那些仇恨科学、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疯狂的岁月里，不仅读了大量的书，还偷偷学会了英、法两门外语。一九七六年秋天，风扫残叶，那些疯狂制造仇恨的罪人终于被人民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终于又有了希望。欧阳建平作为不幸中幸运的一代，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大学，并很快被送到国外学习地理专业，了却了从幼儿时便有的夙愿。大学毕业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地理研究所继续实习深造。

今年是欧阳建平在地理研究所学习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为了向祖国、人民汇报自己的成果，他决定放弃今年暑期休假，前往中东地区进行考察，进一步修改题为《沙漠地貌与成因》的论文报告，以便参加不久在开罗召开的世界沙漠专家们的学术讨论会。

东方快车离开卡拉奇之后，天渐渐黑了。欧阳建平打开包厢里的台灯，取出论文手稿推敲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控制，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他明白，又是那幅羊皮纸地图在作怪。欧阳建平苦笑了，索性两手枕着脑袋，躺在床上，由着自己的思绪随着单调的车轮声傲然驰